

鸡蛋滚当店

仅一枚鸡蛋的小本钱，居然能发展成一家店铺，而且还是当铺，也就是典当行，应该有些奇闻味道。但在望江县的古水古镇，却不是离奇，而是一个真实写照与记载。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甚至遍地生金。如此岂不就是跳了一曲高格的水上芭蕾！

这里的吉水不是“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江西吉水。这个吉水位于我的家乡望江县。它本不叫吉水，而称急水，可见这里曾经水流湍急，上下落差不小。

吉水古镇的来水为连接皖鄂两省的泊湖，经北港、响水口、三十六段，过吉水黄家渡入江。由于长江水流湍急，带来大量泥沙，大雷口最终为泥沙所塞，江水遂改道华阳，改道后的水随之改湍急为平缓。急水这个名称随之就走进了历史深处。当地乡绅为图个大吉大利，便改“急水”为“吉水”。黄梅、广济、太湖、宿松等两省诸县人员往来，物资输送均经此通道而过，古镇吉水迅速成为船舶与商贾云集之地，一度被誉为“小南京”“小上海”。

清乾隆《望江县志》称：“但鱼盐所聚，地隘民稠，五方游手之徒亦往往杂处。”有五方游手之徒杂居，想来定是一处繁茂之地，因为游手之徒荒郊野外必不能生存。吉水为望江旧时八镇之一。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的吉水，船舶如织、店铺林立、商贾穿梭，县公署干脆在古镇上设立巡检司、江防汛站，并配八品巡检官一人、衙役若干。民国初年曾设厘金局，太湖、宿松两县还在此设有盐旗。

吉水镇在民国十年间达到鼎盛。镇街近千米，商铺、作坊达两百余家。有流传的顺口溜为证：“上有九姓渔户，下有八大芦商，中有十三盐旗典当，十字横街，轿马不离门。”有“九典（当店）十三旗（盐铺）”之称。据当地老人称，所谓九姓渔户指的是：童、宋、姚、汪、施、胡、陈、何、张九大姓氏，上街的滴花酒，下街的犁头、吊罐，南北杂货店，绸缎布匹庄都很有名，另外还有理发店、成衣店、茶楼、酒肆、客棧、钱庄、钟表店、修理铺……天天车水马龙、熙来攘往。这样一个繁盛水乡，鸡蛋如何不能成为当铺呢！

有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前，华阳河口开始建闸，1937年完成主体工程，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建，内河船只尤其是吨位稍大的船因此无法出入长江，商贾船只随之锐减，吉水古镇渐渐褪色。由于日军残暴，加之汉奸为虎作伥，吉水古镇多次遭兵火和抢劫，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古镇仅存大小店铺八十七家。现吉水古街像一枚蝉蛻静静地躺在华阳河北岸。

曾经的吉水，不仅商业繁荣，且多有名门望族。何氏一门最具典型。望江人曾称何氏家门为：“一门双翰林，兄弟同为博，两代丹青手，姐弟皆院士。”这也是“鸡蛋滚当店”在文化方面的典范。

吉水何氏最早可追溯至何俊，清道光九年（1829）考中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曾与李鸿章、吴棠等结为“金兰”。且李鸿章曾为其撰写墓志铭，落款为“姻愚弟”。既然自称“姻愚弟”当然有名堂。其子何芷初为帝师（光绪帝）孙家鼐的侄女婿，而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的二女又嫁给了孙家鼐的侄子孙传魁。如此千丝万缕的金三角，何芷初升迁想不快都难，他历任湖北武昌盐法道、湖北督粮道、湖北按察使等要职。但他四十九岁急流勇退，在苏州建造了私家园林寄啸山庄，后人称“何园”，六十六岁时，山河破碎、爱国之心拳拳，他离开了这座私家园林，携家眷移居上海，从事实业救国、教育救亡活动。光绪十六年即（1890），其长孙何声灏再次中得进士，且再次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何芷初之孙何世桢1918年毕业于北大英文系，获法学博士学位，曾与毛泽东、李大钊、廖仲恺一起，列为国民党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何芷初另一孙何世枚，1921年在东吴大学毕业后，被保送美国密歇根大学，同获法学博士学位。“两代丹青手”指的是何芷初长孙女何适斋及适斋长女何怡如。张大千在其《松鹤图》上题跋：“画松鹤极难，今观怡如女士所作，又另具一副手眼。”望江本来院士寥寥无几，何氏一门独占其二，世所罕见。一是何芷初曾外孙女王承书，她是504厂唯一的女性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何芷初曾孙何祚麻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马列理论专家，一度被誉为“两栖院士”。

岁月沧桑，如今的吉水古街古迹已然沉寂。行走在这昔日的繁华之所，总让人唏嘘姜夔的那首《扬州慢·淮左名都》来：“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现在的街道虽不是荠麦青青，但多为现代气味浓郁的水泥铺就，满地都是违和之韵。那些“宋记酿酒坊”“宋记典当铺”“许记豆腐店”等老字号均无踪迹。清乾隆《望江县志》载：（吉水）镇有令公庙，祀唐张巡，有水口庙，居镇之下关，特崇楼阁。顺治壬寅灾秋，令王世九鼎新前殿，祀屈大夫。这一切现已勾勒为远近田畴与房舍。

“鸡蛋滚当店”的俗语一般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念想与盼头。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信笔扬尘

入了梅，或是在梅中。听一张黄梅戏的老唱片，是很具格调的。黄梅天听黄梅，阴雨天食粥，在气质上，是极其契合的。

最好是莲子粥。

江南入梅恰四月，此刻入川，在一位文友乡居搭设的竹庐之中。雨细细密密，风疏疏朗朗，竹庐之内，有独特的竹香，亦有粽叶香氛，很是特别。

窗外，竹林被梅雨洗得油绿油绿，宋画中描摹的一般。文友在竹庐内，用黄米煮粥，纯正的小黄米，添加了当季新嫩的竹叶，竹叶用纱布包好，小米在陶釜内噉噉翻滚，竹香夹杂着米香，满屋子飘散。没有梅子酒，随便吃一些粥，就着一些泡菜，竟也吃得津津有味。

竹庐听雨，似乎别有风味。竹叶沙沙，细雨蒙蒙，云雾袅袅，远山苍茫一片，群鸟缄默如诗，只有几声蛙鸣。让人想起“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梅雨时节的景致，到底是不同，风里雨里皆有趣趣在，耽美在竹庐，当季新雨旧相识，一时间有了古人风致。

梅熟迎时雨，苍茫值小春。江北入梅，一般是农历六七月份，不是晚春，应该是夏日了。此时，当季最早的莲子已经下

听雨吃粥

李丹崖

来了。梅中，暑气隐隐在，荷塘中，莲子也在莲蓬母亲的怀里莹润醒来，嫩、脆、鲜、香，取下一只莲蓬，剖出一枚莲子，把莲子心取出来，莲子放在嘴里嚼，自口腔开始，整个身体都被莲子的鲜香给激活了，这样的莲子最宜熬粥。

小心翼翼地 from 莲蓬里取出一枚枚莲子，争取不破坏莲蓬的完整，这样的莲蓬还可以插在青花瓷瓶里，做成清供，时间越久，越有味道。莲子取出来后，可以去掉莲子心，也可以不去，那样更能祛火降燥。准备好茯苓洗净之后，用石臼捣碎，与莲子心一起，加适量的米一起放在电饭煲里煮上两个钟头，至黏糯可口，香气透着电饭煲也能闻到，就可以盛碗了。

父亲善庖厨，每到梅雨季，就喜欢煮荷香茯苓粥给我们吃，父亲说，荷香茯苓粥是药膳，莲子能清心火、平肝火、泻脾火、降肺火，茯苓气味淡，有甜甜的味道，能生津液，开腠理，滋水源而下降，利小便，同时也能健脾开胃，生津除燥，对心脑血管病亦有疗效。这两者都可以食药两用，是养生佳品。

其实，宋代文学家“小苏”苏辙最善于养生，他曾年少多病，夏天到了没有食

欲，秋天到了又怕着凉，吃了多少药都不管用，后来，有人给他推荐一种粥，就是“茯苓粥”，后来，苏辙又潜心研究《神农本草经》，把茯苓粥加入莲子，两者同煮，香味更甚，鲜味更足，经常服用，顽疾痊愈。

后来，他又把这款粥推荐给父兄，以求延年益寿，所以说，苏辙享年73岁，苏轼享年64岁，苏洵享年57岁，在那个年代，宋朝帝王的平均寿命仅为50岁，“三苏”基本也都算是高寿了。

中国人向来讲究“不时，不食”，意思就是，不是当季的时令食物，最好不要食用。江北黄梅天，湖上莲蓬起伏，像极了哲人点头，也像是在自我昭告“这时候的我成熟”，这时候，作为食客的我们“遇见莲子，在它最美的时候”，就不要错过了。

不管是篷窗竹屋，还是楼堂瓦舍，偃窗听雨，有佳趣。

在室内吃上一碗荷香茯苓粥，透过窗子看窗外满目的琳琅雨意，或者干脆把粥拿到荷塘中央去吃，满眼都是硕大的莲蓬，打开粥盖，连水中的青蛙和蜉蝣都馋得垂涎三尺。

梅雨食粥，周着呢。



青山如画 李昊天 摄

◆人间小景

茶 师

王斌泉

店门前走过时，突然感受到有种相似于玉叶茶的香，转过身来店里，仔细在花丛中细嗅，找到了橙黄色的玫瑰，这是一种茶叶中含有的高级的萜烯醇类物质所散发出来的类似芳香。玉叶的香气不止于此，随着储存期的转化，玉叶会散发出来最为优雅的兰香。

玉叶茶外，惠老板还在其他产区找到了檀香和槐花香。有一年江山开园新茶时，他还发现较轻的奶香味，同样是高海拔且是老品种茶树的鲜叶原料。

一位到店的顾客要买翠绿的小兰花，惠老板告诉他没有，她看了他的茶后，直接说像陈茶，他无语也无从解释。与之对比的是一位在西北的上海人，喝过他的茶后通过别人打听到他的电话，跟他订货，说他的茶喝起来很舒服，比以前喝过的其他任何茶感觉都好。

现在的茶有以前的茶好吗？到哪个传统小茶区，惠老板都会问当地茶农这样一句话，一款有品质的高山茶，茶树养分来源于自然生态循环系统的鲜叶原料，其内质生成物或置换物依然会表现出自然界的特色。他特别希望搞清楚现在茶叶品质变化最关键的点出现在什么地方。这种变化从自然农耕的生产方式向集约化农业生产方式慢慢开始改变，或许现在很多人已经无法知晓以前

姐 夫

吴新生

姐夫家在我隔壁村子，他父母早逝，和唯一的哥哥相依为命，两人饥一餐饱一顿，在亲戚乡邻的周济下才长大成人。姐夫皮肤黝黑，为人老实，显得木讷而迟钝，算是个标准的庄稼汉。他好烟酒，力气大，饭量也大，村里谁家需要帮忙，一喊就到，可对自己家里的事情，他就一个字：拖！其实就是不想做，姐姐经常说他是家事懒客事勤，言外之意不是明摆的吗？到别人家做事有烟有酒有肉，自己家不过年不过节的一日三餐只能是红薯、咸菜、稀饭，辣椒倒是每餐都有，没办法呀，那年辣椒是穷人的香油啊！

当年，我母亲同意这门亲事，除了姐夫是大伙眼中公认的老实人，大概还因为他个子高，走路飒飒带风，认为他身大力不亏，“插秧挑担一路跑，犁田打耙不用讲。”可后来没想到的是，姐夫无论是外出搞副业还是在家插田种地，做事都比较惜力，按现在的说法，他喜欢“躺平”。那些年参加大集体劳动，生产队年终决算，他只挣别人的一半工分，别人家分粮，他家欠粮，别人家分红，他家超支。日子过得入不敷出。每年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姐姐拿着米升从东家借到西家，一家老小常年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是名副其实的“缺粮户”。

姐夫会点抹灰、砌墙等简单的瓦工活，但像砌锅灶这类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是不行的，当年母亲大概是算小省工钱，让他搭了锅台，这可害苦了我们，做饭的时候，费柴是小事，关键回烟呛人还辣眼睛。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姐夫粗砺的外表下也有着绵密细腻的一面，他竟然会雕刻门庆。门庆与春联一样，都是乡下过年贴在门楣上和门上的，含有纳福美好的寓意。每到腊月，他都会拿出一个帆布包，包里有几个夹层，一把小锤子、一个铍子、几根尺寸不等的刻刀，打刻时，先将成沓的红纸放在木墩上，然后按照图案选用不同的工具用锤子轻敲细打。力道力求均匀、有力，既要保证刻透整叠纸张，又不能将纸打烂，刻出的图案要线条相连、内容完整。图案大多是“招财进宝”或“六畜兴旺”等吉祥语，以五张为一幅完整的图案，取五谷丰登、五福长寿之意。我感到很惊讶，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工艺，制作时是需要相当的耐心和一定的技艺的。

可姐夫在外做瓦工也好，刻门庆也好，一年到头家里没余一分钱，孩子的学费不是借的就是欠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两个人经常为钱争吵，一吵架姐姐就带着孩子回娘家，我母亲是个刚性的人，看见儿女受委屈，常常撵到他家里骂他不争气，一个大男人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我们也是恨铁不成钢，因此兄弟几个对他也常常没有好脸色。

听人说，当年姐姐和姐夫第一次见面，姐夫身上没有显眼的地方，唯一的亮点是他胸前那只钢笔，在姐姐眼里闪着金光。姐姐没念过书，对文化人却是异常的崇拜，可谁曾想当时姐夫口袋里插着的钢笔是他向当教师的哥哥借来的，而他没上过一天学，也仅仅会写自己的名字以及一些简单的字。在我很小的时候，几次问过母亲，我姐那么好的人，怎能给她找个这样的男人，母亲只是叹叹气摇摇头，这是命，当初是熟人说的媒，谁知道是这个样子。

那年，姐夫在村子与人有纠纷，被人打伤头部，躺在床上几个月就走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很震惊，我一个人坐在夜色重重的路边默默流泪，从我眼泪落下的那一刻起，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内心是喜欢他的。姐夫的猝然离世留给家人是永远的伤痛。从此姐姐甚至连娘家也不怎么回了，为养育儿女，她将失去亲人的痛苦融进悲苦的人生，将思念的疼痛掖进匆忙的脚步，独自在田间地头踽踽前行。我不知道在月明风清的夜晚，姐姐会不会去想，如果先前跟姐夫争吵少一些，是不是现在对他的愧疚就少一点。

就是这个姐夫，曾拉着一板车甘蔗带着我到四五十里外的县城叫卖，不巧那天下大雨，甘蔗还没卖掉几根，可我想吃肉丝面，他立刻给我买来热腾腾的一大碗面，而自己为了省钱饿了一天肚子；我小时候体质不好，还是这个姐夫，经常在我生病发烧的夜晚，打着手电俯驮着我跌跌撞撞地奔往医院。那时粮食很紧张，放暑假我和弟弟在他家玩，姐姐总是想方设法弄点好吃的，连下蛋的母鸡都进了我们的肚子，姐夫从无怨言。吃饭时如果吃饭不够吃，姐夫总是看着我们兄弟二人和孩子们吃饱放下筷子，他才和姐姐吃点残羹剩炙。

不过，我也挨过姐夫骂的。当年我贪玩逃学，跟东生、翔虎在小河沟里抓鱼捉泥鳅，不想被姐夫撞见，我从没见过他发过这么大脾气，他青着一张脸，瞪着眼睛，整整训了我半个小时，我也哭了半个小时。等我们承认了错误，他才把我们押送到学校连同保证书一起交给了老师。那天我非常伤心，是他让我在好朋友面前失了面子，丢了自尊，后来他几次上我家，我骂他，拦着他不要他进门，他笑笑转身走了。这么多年，这一幕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虽然他不计较，认为我小孩子不懂事，但我想想还是觉得对不起他。

老实的姐夫从没给我们家里带来荣耀和好处，但是他为人好，脾气好，母亲每次当面数落他，他都觑着一张笑脸。有时实在骂急了他扭头就走，可不一会儿又憨笑着回来了。他从不会在我母亲面前说半句重话，家里有什么事他召之即来，有时还不召自来。最重要的，他善良、朴实，不会油腔滑调，不会投机取巧，更不会想点子去搞亲戚的钱财，这都是亲人间最基本的交往原则。

姐夫走得匆忙，说实话，我现在很想他。

